

第一場 主持人：劉翠溶

曹永和評論翁佳音之“「荷蘭時代台灣史」中的澎湖”

這篇文章可貴的是做出了一些突破。我在此再重申，其實荷蘭人在撤離澎湖後，仍和澎湖有許多的接觸，一直到明鄭時期都是如此；這些都可透過荷蘭文獻和英國檔案來瞭解。我針對文章提出三個問題，一是關於「紅木埕」的爭論。雖然清代文獻認為其是紅毛城，但從荷蘭文獻已可確定紅毛城應是位於風櫃尾；值得探究的是，為何「紅木埕」會被民眾誤認為是紅毛城？這應該請澎湖在地人多研究當地的口傳故事或是口音問題。翁先生在文中的推測的是，泰國在當時有個重要的外銷商品：蘇木(紅木, sappan wood)，是用來做紅色染料的，所以猜測「紅木埕」是這種商品的放置地，才得此名。但這個猜測也要考慮一個情形，即是當時的東南亞貿易貨物多先運至台灣，再到大陸或日本，但若是大船的話，只有先停在澎湖；澎湖只是輔助的外港，主要港口仍是安平，所以船會停在安平港向荷蘭當局辦繳稅、簽收等必要手續，再由安平到澎湖的港口停泊。當時所使用的船隻主要有三種，大船稱為shrape，一般的是快船(jacht)、載貨用的是helant，另外也有用junk。至於“紅木埕”距海多遠，當時港口如何卸下貨物商品再運至其地，都是探討“紅木埕”此地名來由時值得斟酌的問題。至於我的第二個問題是明代時派有春秋水師，到了荷蘭時期福建沿海倭寇肆虐，眾多海上英雄爭霸，勢力最大的當然是鄭芝龍，時約1645年以前，福建當局已無力派水師巡邏；應當把倭寇海盜和水師巡邏的兩問題分開討論。第三個問題是在清代的文獻中有記載「紅毛城」，翁先生有其看法，但我認為這有可能是鄭氏駐軍為防清軍所建。

施添福評論賴福順之“中國文獻與澎湖論”

此篇文章極其簡潔，討論二十一個關於澎湖的歷史說法，其提出的證據和說法皆很有說服力，引用的文獻範圍也很廣。我的評論並非針對其文章內容，而是關於其方法。第一點是，台灣這幾年間出現愈來愈多的本土研究，但是內容多真假難辨；這篇文章即是提醒我們在相信任何一種說法或是引用之前都應先存疑，再求證於各種文獻後再引用，我認為這是本文帶來的最大啟發。第二點應注意的是，站在歷史考辨研究的立場上，儘管可以不贊同這些說法，但卻不應忽略這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因為在五十年後它也可能成為一個歷史材料；但需瞭解的是為何有如此多“假”的說法，到底當時的人處在何種時代環境？這些“非”並非全無價值，反而有更多的問題值得思考，例如有人在做有關「神話」的研究。我們現在看到的澎湖在光復初期的研究多是

由大陸遷台的外省人所做，主要是因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多受日式教育，在光復後也無力以中文表述其思想；所以我認為從事澎湖研究應多留意研讀日文文獻，以瞭解日治時期澎湖本地人如何記錄其歷史和生活。

施添福評論蔡丁進之“澎湖地名的研究—以東石為例”

這篇文章很單純，就是做「東石」此地名的研究，但是寫得很精彩。本文提供想做地名研究的人極佳的範例，其井然有序的研究過程和步驟都非常值得參考。另外，本文也清楚地告訴我們地名研究還有附加的用途，知道東石的黃氏和菜園的黃氏是不同一系，即是用地名的分佈和變遷來釐清家族、姓氏的發展史。

在此提出一些錯誤和問題。第五頁提到清乾隆時距今已有一個半世紀之久，這是錯誤的，應是兩個半世紀。第十三頁提到清康熙22年收台灣為版圖，是錯誤的，應是清康熙23年。再者，第十頁的山水畫式的地圖不能用今天判別東西南北的方式來判別，因為當時的王朝是在北京，所以地圖都是向南看；由此東石應位在晉江府城的西南方。第二個問題是在釐清東石黃和菜園黃時，作者寫到“菜園黃氏始祖住覺山內厝…”，大家搞不清此地是在南安或同安，甚至有可能是在晉江，所以這個問題目前沒有明確答案，應再澄清。至於第六頁在括號內提到受訪的砂石業者在澎湖各地挖石盜採，我認為極不恰當。田野倫理首要的是保護資料提供者；作者一方面要呈現出真實的資料，一方面也要使受訪者在看到報告時不會產生不舒坦的感受，也就是在兩者之間取得一平衡，儘可能達到真、善、美的境地。

開放討論：

- 1.余光弘：菜園黃氏的祖籍確定是在福建同安，因其後世子孫曾至同安當地尋根。澎湖地名的來源確實亟需再做研究，例如過去大家都以為菜園是因為種菜才有此名，事實上是源於大陸原鄉的地名。
- 2.許玉河：請問翁佳音先生，您認為澎湖在宋元時期是一個轉運站，但臧振華先生的考古研究認為澎湖是一個漁業基地，兩者有何不同？
- 3.林麟祥：曾在民國65-66年間，陳知青老師去勘查，發現朝陽里的關帝廟西側仍有紅毛城的基石，不知道是否為真？可再求證。當地距離海岸七、八百公尺；而三官廟前的「五里亭」，據說是「前坪」，船無法在此停靠，水淺時離海岸有二、三百公尺。曾有一位早期的漢文老師對我說，澎湖有許多外來品，如仙人掌、三角燈、天人菊…

等。關於歷史資料的整理，我希望能從光復將許多的重大歷史事件從報章上整理出來，例如1/3澎湖人都依靠海軍得到工作，受日式技術的訓練後而帶動台灣的經濟；據我所知，日本還有直到明治28年的澎湖資料，我們正在整理中，也希望各位老師們盡量提供，為澎湖的過去記錄，也為澎湖的將來作計畫。

4.蔡相輝：蔡丁進先生未在文中引用福建陳支平先生所編的《福建族譜》，可參考引用。另外，註釋4提到的蔣毓英的台灣府志，我本人追溯過朱士嘉的編纂書籍，一直遍尋不著。後來發現又一編輯者是大陸的陳碧笙先生，他是為了紀念清朝平定台灣三百年，於民國七十四年編了此書。由於此書的編寫富含政治意義，是否可引用還待斟酌。

5.呂文雄：請教翁佳音先生，澎湖過去到底算是休息站、中繼站，抑或轉運站？

翁佳音回答：我認為捕魚基地和轉運站的功能並無衝突，且海上活動常以捕魚為藉口，但多行走私之實。我認為澎湖是個轉運站，是指在此地卸貨、裝貨。至於“紅木埕”和“紅毛城”之爭議，荷蘭人雖將駐軍撤離澎湖，卻仍常往來於台灣和澎湖之間，時有貨物交易和運輸，這些行為也都得到明朝政府的默許。

賴福順回答：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喜歡事物的歷史愈早愈好，總喜歡將歷史追溯到更早期，不管是否為真，總誤以為悠久的歷史是優點，我認為這是文化上的錯誤和迷思。第二點是「華盛頓砍櫻桃樹現象」，過去總認為要不顧一切地超越前人的成就，卻造成一直累積錯誤的歷史。

蔡丁進回答：感謝諸位的教導。關於我文中砂石業者盜採的敘述，是我未將其寫清楚，的確是疏漏之處。事實上，我所說的盜採一事，和我的受訪者無關。至於地圖的方位判斷方法在此得到指教，非常感謝。

第二場 主持人：余光弘

蔡相輝評論吳永猛之“澎湖村落五營信仰探討”

澎湖實在是一個歷史學、人類學和宗教學研究的天堂，因為日據末期日人在改革台灣的宗教時，澎湖未受波及，使得諸如小法這樣一個宗教傳統的傳承仍能在此地留存。吳永猛先生因其自身在小時受過小法的訓練，以這條件應更能將小法的理論基礎做一個完整的建構。文中曾談到犒軍時使用的五方旗是古代的軍政之旗，五營的設置和犒軍儀式…等，我認為寫得極好。我個人曾在大陸出過田野，在湄州也看過乩童、

石敢當等我們在澎湖常見之人、物，所以我認為應對福建和澎湖的宗教信仰多做探討和比較。另外，提到五營的軍隊兵馬人數不一，我認為也可能和古代的軍政措施有關。

五營的運作應非單純的宗教運作，它也地方的文武陣頭有關。例如宋江陣源於明鄭時的籐牌兵，主辦的村里必須派飯，提供所有人的糧食。讀台灣史時，也發現抗清事件多和小法或乩童相關，如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等；所以再把宗教拉回現實生活面，小法和五營是地方上無事時的宗教祭典，也能視為地方動員模擬自衛的情形。我認為作者應把小法、五營兵馬運作的歷史起源和古代軍事制度的關係再做深入的探索。另外，五營頭的「造型」，我建議把標題改為「種類」，因為如我在台南所見，五個營頭小人的頭部、髮式、衣服皆不同，可能是按照五個營的格式，如同軍隊中的部隊區分。

蔡相輝評論陳信雄之“媽祖與澎湖—從信仰的力量來透視澎湖的歷史”

這篇文章充滿了感情，尤其讓人感受到作者對馬公的愛。此文可歸納為三個部分，一是澎湖的漢人開拓史，一是媽祖信仰的發展，一是澎湖和媽祖的關係。

我在此提出幾個問題。一是關於瓷器底心的「丁」字，作者認為是「丁丑」年的省略，我認為也有這個可能。如泉州的少數族群中的阿拉伯人，其中有一大支系就姓丁，以從事海外貿易為主，兩者間有無關係可再查證。還有第13頁提及康熙23年媽祖的封號，應改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后之神」；至於同治11年的62字誥封後，清朝將誥封字數限為40字，永不增加；這是我的完整補充。作者的論文，把媽祖視為澎湖海洋精神之象徵，以及把澎湖視為海外擴張的轉運站，此點和翁佳音先生提出的說法也是殊途同歸的。關於將「馬公」改回「媽宮」的看法我認為是很好的。

本文的重點應是討論澎湖和媽祖之間的關係，我認為可在此多討論。例如提到宋元時期的海洋精神很盛，為何直到國立困頓時的萬曆年間才在澎湖興建「娘媽宮」？而在清朝初年以後，為何媽祖廟的興建其增加比率也比其他神明少，目前的媽祖廟也只佔澎湖總寺廟的3.88%左右？對於這樣的現象應做解釋。我想可能有幾個因素，一是宗教信仰常受外力影響，主要是政治力。例如福建的媽祖廟在文革時期多數都遭到摧毀，整個媽祖信仰歷經宋、元、明等朝代的變遷、國力的變化，和各朝的國力強弱和對外政策都有關係。另外一個因素是文化因素，如福建平海的主要宗教建築是天主教堂。我想作者必須解釋的問題是，為何媽祖是最早進入澎湖地區的信仰，卻未成為主流？

余光弘評論蔡萬生之“21世紀澎湖漁業發展芻議--回顧與前瞻--”

這篇文章簡明地介紹澎湖的漁業發展趨勢，我建議作者對於專業知識的部分可多著墨，而歷史部分建議將其刪除。關於澎湖漁業目前面臨的問題、魚獲量、主要魚種、魚類產卵地、潮間帶遭破壞的情形等問題的現況可能才是我們極欲瞭解的，也正是作者的專業知識部分。針對本文提出一些問題，從第7頁的表二我們可以得知漁船的魚獲報酬率歷年來一直持續減少，因此我們很想瞭解現在漁船的其他用途情形，如較好的觀光漁業，其運作情形如何等。另外，潮間帶漁業的經濟價值和復育情形，以及防波堤、消波塊和橋墩營建在政府推行下對漁業資源產生的影響…等，都是我們期待在這篇文章中讀到的。

開放討論：

- 1.高芷芸：請教陳信雄老師。第一點，您的文章目的是要以媽祖信仰來透視澎湖的歷史，且認為澎湖歷史和媽祖信仰的發展有高度的時間上的巧合，希望您能以更多更清楚的證據來解釋這種相關性。第二點，第三部分，也就是本文的重點篇幅嫌短，只以事實陳述，而未深入說明媽祖信仰對澎湖歷史發展的影響。
- 2.張詠捷：為何小法做法事時都打赤腳？
- 3.林麟祥：從剛發表的文章也能得知澎湖漁業的發展已大不如前。日本時期由日本技師、琉球船長和離島的船隻來領導漁業，是所謂的三K行業；而民國六〇年代，夏天抓到的臭肉魚、小管都醃製運送到台南販賣，現在也都消失沒落了。後來曾有日本人到此指導養殖漁業的運作方式。但我想建議蔡所長，目前澎湖需要做的是培養漁業人才，並發展具附加價值的觀光漁業。

吳永猛回答：評論人前述的問題我都接受。至於為何小法是赤腳的，因為是所謂的道法二門，「道」指的是師公，其採天師的造型；而「法」指的是小法，其採玄天上帝的造型。大家知道玄天上帝的形象是赤腳、踏龜蛇的。

陳信雄回答：關於媽祖信仰和澎湖歷史發展的關係，其實是時間上的吻合，而非巧合。我認為所謂的透視有很多種，以不同的方式，可以解釋背後造成的因素和兩者之間的關係，所以重點是海洋活動影響媽祖信仰的形成。

蔡萬生回答：文章中有許多的部分因為時間因素並未報告。至於毒魚和炸魚的資料眾多，大家一定沒想到炸魚還有人在把風的。手邊還有許多珍貴的影像資料靜待呈

現。我也認同，澎湖觀光漁業的發展應該是非常值得發展的。

第三場 主持人：施添福

朱德蘭評論范燕秋之“軍略要地、殖民與澎湖的公共衛生—以日治初期醫療系統為分析主軸”

日本殖民政府在治台時非常重視公共衛生，從許多施政措施中即可得知。本文是范燕秋小姐累積若干的研究基礎的分支研究，而且極具開創性，因為從未有人做過這樣的題目。本文分為三節，一是說明澎湖的軍事地位和殖民政府如何在此開展公共衛生，二是總督府建立澎湖醫院和建設媽宮醫療制度的情形，三是介紹公醫制度如何推展近代醫療至城鄉地區。我在此僅就此文提出一些建議。醫療制度有其整體性，應該嘗試比較澎湖和台灣的醫療情形有何不同，尤其是澎湖的軍港地位為它帶來什麼樣的特色？另外，作為一個軍事基地，政府對於澎湖的人口控制如何，是否限制日本人進入澎湖的人數，而在澎湖居民和日本人的職業分佈、比例如何？如果要瞭解政府對醫療的重視程度，必須檢視其政策推行花了多少費用，又佔了總體費用多少的比例？關於第22至24頁提到的治療鴉片吸食的問題，因總督府為鞏固鴉片的專賣收入，壓制民間自救的戒煙活動，可見殖民者雖講求近代文明，仍有其深藏的不文明的一面；當公醫的醫療和政府政策產生衝突時，即可見其背後考量的商業利益。公醫的角色是帶來「文明的醫療」，即採行理性醫療的方式，但作者所說的文明價值判斷的敏感處為何，應說明。另外，地方警察和保甲制度對公共衛生扮演的角色應補充，以及漢醫和近代醫療在澎湖的關係如何皆應討論。

其他有一些關於資料來源的小問題：1.第1頁提到的「千人塚」，日本士兵是在船上已罹患霍亂，且死亡達1,257人。2.文中多處提到內地人、本島人，本島人應清楚表示是指台灣本島人或澎湖本島人，對澎湖人的敘述是否為「土人」。3.第8頁註釋。4.第8頁最後提到的資料未提資料來源。5.第10至12頁的圖應要作進一步的分析，並用其他附圖比較不同年度的圖表，證明醫療的結果是有效的。6.文中有些日文字，應附上中譯。

朱德蘭評論楊博淵之“澎湖中藥行初探”

這篇文章取材多元，非常生活化，以作者的建築學科背景能對歷史有興趣，做中

藥行研究這個題目，實屬難得。我提供一些意見做為參考：

- 1.題目稍大，需對主題再做界定，例如以時代分戰前或戰後，或做區域範圍的限定，並描述澎湖各島的情形和差異。在材料上，建議多採用文獻資料，如日據時代的戶籍資料（職業欄）、台灣總督府檔案、台灣省政府公報及地方政府的文獻等。
- 2.本文第一節談中藥行的發展，關於堂、店、房的名稱，其產生有無文化上的差異或經營規模、資本的差異，在發展沿革上應多向其他人請教。另外，關於這些藥鋪的老闆如何習醫、拜師、傳承，若是自學的話用何種醫書，需做深入的訪談。
- 3.第7頁的圖18,19的古藥冊，是在哪個年代，由誰寫的、內容如何？作者放入的照片很多，但應將圖文解釋扣緊，做更多的文字說明。提到這麼多的藥鋪，是否藥鋪有其特別的藥方，使得能和其他眾多的藥鋪做競爭，這些都需藉由訪談來得知。
- 4.在藥鋪的空間布置上，作者提到製藥、曝曬、儲藏等場所，是否每間藥房都有？而製藥、儲存的方法每間藥房不同，有無沿襲傳統或資金限制；應再說明清楚。
- 5.關於中藥材的來源，因為日治時期管制藥材開始的晚，大致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在這之前，這些藥鋪是如何進貨、買賣，甚至於如何記帳；戰前戰後的藥房經營必有一些時代差異，其利潤又是如何？
- 6.總體來說，中醫、中藥如何深入澎湖島民的生活，是應做更深的文化思考，而文獻應能給予更多的啟發。

施添福評論呂明宗之“澎湖畜牧業之回顧”

本文並未談大概念、大理論或大事件，反而充滿了樸素的特質，具濃厚的鄉土教育意義。我認為，地方文化的研究有其可發展的方向和路線，有時不必要模仿學院研究的路線，而地方文史工作也能站在鄉土情感的立場去努力發展。

提出論文幾個可改善的地方：1.應當使用當代的年號，例如日治時期就用日本的年號，而不要用光緒或民國，因為這些都是澎湖歷史的一部分，無法否定或遺忘；若要避免混亂或有時間感，可在括號內用西元的年代。2.文章應分章節和段落，如此較清楚；另外也可附上圖片做參照。

開放討論：

- 1.林麟祥：關於范教授的研究，我看過一位琉球大學的教授的文章，船確實在出發後即有人染上霍亂，在那霸時已死了二十多人。第6頁提到的「驅梅院」，我從未聽過這

樣的名稱，可能是弄錯了；也許是指「澎湖婦人病院」，其光復後還存在，即在現在的光復路以西、樹德路以南，約有幾千坪。因為那裡是當時陸海軍的駐在地，大戰末期甚至有七萬多日本兵，為提供其生理需要，當時在「埔仔尾」城外有三十幾家日本人的妓院。又，當時有個「陸軍衛戍醫院」也就是在現在的國軍英雄館附近，而海軍有兩個醫院；因為澎湖醫院是總督府蓋的，而陸海軍醫院的軍醫較好，還有「澎湖普濟院」，是給一般平民去看病的。

2. 呂文雄：請問當年有染上霍亂的日本兵，而澎湖居民是否有被傳染，死亡情形或埋葬地點在何處？
3. 高芷芸：建議楊博淵先生，利用其建築學的專業，在文章中的第二部分除了照片外，應再多分析藥鋪的空間利用情形。

范燕秋回答：謝謝大家提出的許多精彩的問題。關於澎湖醫療制度和台灣本島的差異，可以透過醫療檢視地方的差異，這即是我文章的重點，大家可以仔細讀出。公醫有其專業的倫理，但殖民政府有其政策上的考量，是理性的，所以帶動了澎湖許多的變遷。千人塚的資料，我是引用自縣誌的資料，且此次感染不只肇因於船上，也因為澎湖的水質問題使流行病惡化；但日本人並未有澎湖人因而染病的記錄，此次感染應只限於軍隊中，和澎湖當地人無關。

楊博淵回答：傳統中藥鋪皆有店鋪、製藥、曬藥和儲存的四種功用的空間，只是各家店鋪的空間完整性不一，主要是因地而生；至於空間利用情形，我會考慮繪製一些簡圖並標示尺寸於其上。謝謝大家的指教，我也深知此文還有許多待發展和補充的空間。

呂明宗回答：關於年代，我在文章中都有附上日治時期的年代。另外，相關的照片其實有很多，包括許多咾咕石砌成的豬舍和牛舍，但受限於經費未附上。另外，會考慮做畜養動物的分佈統計。

第四場 主持人：黃富三

許俊雅評論張詠捷之“從祖父的訪談探看海島的傳統生活與文化”

過去我對澎湖一直是想像多於瞭解，這次很高興主辦單位給我這樣的機會來到本地。我評論的三篇文章雖然都和文學相關，但和我的專業仍有差異，請多包涵。張小姐的文章其可貴之處是記錄了老人的生活智慧，留下一份珍貴的史料。對於這種生活

經驗的建構，最重要的方式當然是藉由訪談；若要做訪談記錄，也必然牽涉文字和語音的問題。事實上，我發現沒有和作者擁有同樣的生活經驗，許多文字敘述也無法理解。本文將祖父的語言以記音方式直接呈現，除了極貼切外，也讓人感覺親切、活潑、自然，彷彿是對著讀者述說一般。我建議作者可試圖將自身跳脫出文中的對話，說出自己的看法，並利用歷史文獻資料來印證，進一步分析和解釋風土民俗等文化現象，以及說明澎湖在時代變遷後的改變。另外，做口述歷史的工作時必須注意的是個人記憶有可能的隱瞞和扭曲，意即應再多向其他老人蒐集口述資料，互為印證。文中提及不少地名、地貌和器物，若能以照片呈現將更清晰、更讓人感動。

許俊雅評論高啓進之“澎湖望安小說家「阿Q之弟」—徐坤泉”

作者用心之處在於追蹤了許多關於徐坤泉的資料，包括日本時期的戶籍資料，建議將其影印附于文中列出。以下提出我的意見：

- 1.徐坤泉，向來就是一個謎樣的人物，他生前的活動範圍也遍及各地，如香港、上海等地；關於他的詳細生平和經歷都有待證實，應再尋訪其他同時期的人物來真正瞭解此人。
- 2.關於作者引用的資料，約有一半的部分都是引用吳舜鈞先生之論文“徐坤泉及其小說之研究”，建議作者再多做徐坤泉生平的追溯和瞭解其文學的成就。通俗文學的研究是一個極有趣的題目，因為目前對於日治時期的文學研究多集中在反抗殖民的題材，反而少有學者注意當時通俗文學的流行性，及為何吸引眾多讀者。另外，在使用大陸方面編纂的台灣文學辭典時須注意其有無錯誤，最好是使用台灣的參考書。
- 3.徐坤泉曾任《台灣新民報》的副刊編輯，也藉此為虎標萬金油和北投溫泉旅館打廣告，其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扮演的角色的確很特殊，應對此多加著墨，因其作風絕對不同於賴和等人的風格。
- 4.關於第6,7,8頁的錯誤，可再參考文獻「風月報」、「南方」…等。關於徐坤泉在大陸的行蹤，可參考「上海領事館報告書」。
- 5.關於徐坤泉「阿Q之弟」筆名的由來，我有一則資料。台灣新文學中提到，江山樓的郭秋生問徐為何有此筆名，徐回說因為希望自己也是阿Q，若被別人打，只在口頭罵罵，如此可以爽快地大事化無。

許俊雅評論徐慧鈺之“林豪之澎湖經歷初探--三任文石書院院長--”

作者將此文的焦點方在林豪在澎湖的教育影響，也就是做他擔任文石書院的山長時的考辨。我對此文有些粗淺的看法。一是建議作在史料應用上可以多參考方志和民間的文獻和他同時期好友的文章。因為他是金門人，作者對於金門的教育制度和理念，也應多加留意，瞭解其訂定學規的理念和時代性，所以對史料應採更開放的態度以建構此文的時代背景。另一點則是作者顯然太過於把焦點放在林豪擔任山長期間的行事，我認為應多瞭解他在澎湖其他地方的經歷，及如何關懷、理解整個澎湖島的人民和生活。還有對於歷史年代的標示應回歸於當時歷史情境，這也是之前常提到的其他報告人的問題。至於其他一些引用資料的問題有：如《澎湖廳志》的版本應做交代；白鹿洞書院的學規其真正的篇名應是“白鹿洞書院揭示”，版本可從《朱子大全》中查出；關於註釋48提到的盧若騰，其中舉的時間和生平的年歲有些爭議，需再做考證；其他有些許待訂正的錯字。

開放討論：

- 1.許雪姬：關於徐坤泉的生平我做些補充。他過去輾轉內地是在做情報員的工作，戰後才會被懷疑涉嫌參與「八一五獨立運動」。
- 2.范燕秋：張小姐的文章有幾個有趣的地方，其中一個是關於澎湖人對癲瘋病（癩病）的看法，因為人們害怕被傳染，所以形成一些特別的風俗習慣。人們認為如果家中有人染病就不能在家裡煮食，要到山裡去煮。這樣的想法其實和對癩病的看法有關，因為當時的看法是傳播癩病的蟲就是藉由煙，進而影響人們的煮食方式。至於後來美國人來了就將病治好了，是和用藥有關，也是關係到戰後新藥的發明。
- 3.林孟輝：我想針對徐女士的文章提出個人閱讀後的心得。本人因為碩士論文研究清代的學校教育和儒學教化，故對清代來台的仕宦、文人在文教、學術方面的事蹟特別注重，目前也持續收集資料做研究。個人以為林豪續擬的學約與通判胡建偉的學約代表不同的身分和立場。胡的學約表現出官方設立書院在“化民成俗”以有助於治理地方的心願；而林豪的學約則著重在士子應科考的讀書方法。由此將可掌握文石書院在不同的時代、人物的主持下，其教育取向的特色。又，林豪學約的內容也可探討他的學術傾向，及書院教育受時代學術風氣的影響，所呈現的不同風貌；例如他認為「御纂」、「朱註」外，周易宜習漢易，毛詩小序不可廢，近世江慎修《鄉黨圖考》、閻百師《四書釋地》，可補前賢所未備；這是否受清代乾嘉考據學風的影

響？此頗值得探討。

張詠捷回答：謝謝專家的指教。這文章就像是我的圖庫、材料、基礎，能把口傳故事文字化，將來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表現。

高啟進回答：有本書名為《台灣風情》，是由林衡道先生口述，林先生曾說他最欣賞的文章是徐坤泉的〈尋人啟事〉，又提及徐坤泉在湖南長沙被認為是日本間諜，回到台灣後又被認為是中國間諜；標題題此為「台灣人的悲哀」。另外，在此說明我手邊有林豪的手稿十幾張，開放給有興趣的人影印或照相。還有，剛剛的論文有提到「恆德中藥行」的老奶奶，他是澎湖第一個抗日人士歐清石的妹妹，從他那裡可得到歐清石的資料。

徐慧鈺回答：關於我使用民國的年代，是因為林豪當時並非台灣人，是在廈門。而《澎湖廳志》被很多人修改過，有興趣者可看高志彬先生的書；而我在此用的是《澎湖廳志稿》。

第五場 主持人：林會承

吳培暉評論趙崇欽之“由廟宇的空間安排、使用看澎湖居民之空間位序觀”

本文的重點是指出澎湖廟宇小空間的井然有序。事實上，廟宇是澎湖傳統聚落生活的精神重心，也可看出人民對生活空間、秩序如何安排。作者在文中提到神位安排的原則，以神格大小作為討論的基礎；但我認為應更重視的一點是人們到底是如何解釋神的關係、尊卑先後。因為神是人在拜、在奉祀的，所以人們如何拜，也呈現出人們如何解釋神明之間的關係。其他的問題有：採用的廟宇樣本有些混亂，是否應都採用大廟，如此格局較大，較具有代表性。除了匾額、對聯外，廟中香爐的位置、人們拜神的順序、動線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另外，關於廟中置放的匾額，提到李前總統捐贈的匾額造成空間位序的混亂，這也是一個政治文化造成的現象。在此做個小結，從看廟宇空間的微觀方式可以再延伸到聚落民宅的空間位序，其間是有延續性的。

吳培暉評論陳怡安之“澎湖本島傳統民宅之營建儀式考察—從「動土」到「入厝」”

基本上營建儀式是世俗人的作法，工匠會宣布工程告個段落，然後再有個紅包討吉利，才會有儀式的出現；但從儀式中正面的作法來說，興建房子牽涉到生命安全，因此人們才希望以儀式確保其安全。當面對空間位序的問題時，必然出現神、鬼的區分；而我的疑問是儀式進行中是否全由匠師主導，屋主的角色有多重，抑或有其他人配合，例如地理師、師公…等？若是興建二落以上的大厝，上樑是否有排序的過程？最後我想，關於過去到現在民間建屋的儀式行為的延續或變遷也是個待討論的問題。

吳培暉評論王文良之“澎湖的宮廟鑿花木雕—傳承篇”

作者此文提到的鑿花工藝的高峰期，也就是第一代師傅活躍的時期，之後在五〇、六〇年代又是第二次活躍時期，這種現象是和造廟運動有關的，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本島。鑿花的工作在廟宇興建中是較細微的角色，因此鑿花師傅必須和大木作師傅配合，去做大木師傅安派的工作，將建築構件做修飾的功夫。而整個工藝的衰退是和政治經濟環境有關，匠師凋零也是個因素。談到傳承時，鑿花已不只是個技藝，它關心的也是整個古蹟修護的課題，其中匠師是有決定性的關係。這是我對此論文的感想。

開放討論：

趙崇欽回答：樣本的部分，我發現小廟的空間位序較容易判別，反而是一些鬼祠多只能用猜測的，而馬公城隍廟的案桌安排雖複雜，但井然有序，居民的認知和廟方的安排想法也是接近的；所以村社中大廟的空間安排多是嚴謹的。至於祭拜行為我在文中分為三部分，第一是做醮時、第二是廟內輪值的鄉老或廟公、第三是平時的祭拜方式；做醮時的祭拜是最嚴謹的，包括儀式中不同身份的人所站的位置和拜神明的順序，若是鄉老或一般居民的祭拜就較不嚴謹，有些人甚至認為有拜就好，神明也不會在意如此多。關於我論文中提到的匾額放置的空間位序，和居民似乎較不相關，人們也多認識不清。所以，神像和匾額兩者有不同的空間布置原則，運用在神聖化的神明身上，其原則是較嚴謹的，而在世俗化的匾額上，其原則是較寬鬆的。

陳怡安回答：營建儀式除了匠師主導外，當然要有許多人的配合。其過程若不太順利，法師或乩童會被請到現場舉行安撫性的儀式；之前在擇日時有地理師參與，或

者可到宮廟中問神，乩童會以神身來回答。因為我的研究只做一落四擲頭的部分，所以屋樑當然只有大厝身（大廳）的，並無排序的問題。至於現代的民房，因為建築本身多是鋼構的手法，其舉行的營建儀式多只有「動土」、「上樑」和「落成」這三個過程，其他的都已略去了。

王文良回答：澎湖地方的蓋廟修廟活動向來很盛大，過去都是村民和眾多師傅一起參與整個設計、興建的過程。據說過去蓋廟，不同的鑿花師傅分批一起參與，可能分成東西南北部分各自工作，彼此互不觀看對方的作品；甚至有村民會去探看不同師傅的工作情形，並出些問題去考驗他，有時也會要求匠師設計些有村里特色的圖案做為建築裝飾，如村中盛產的高麗菜或魚類的圖案。這種被稱做「對場」的工藝技術競爭，可以看出建廟在澎湖人心中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現在廟雖愈蓋愈大，建廟的過程似乎都只有董事會才有興趣關注。近幾年來，古老的廟宇多已經陸續被拆除了，不僅老匠師的作品不見蹤影，連現在新的設計或雕飾細件也漸被水泥模子做成的量產品和來自大陸地區的成品取代。從民國六十幾年天后宮修建後，最後一批鑿花師傅也都就一起轉業，這是研究過程中讓人很感慨之處。關於文末附上的澎湖各廟宇參與鑿花師傅的表格，其資料並不完整，仍待補充整理。

第六場 主持人：劉翠溶

黃富三評論葉振輝之“鄭清澎湖之役”

此篇文章算是作者明鄭研究的第一篇，也是回饋鄉里的一文。文章後附的清初澎湖海疆圖，將澎湖之役的路線標示得極清楚。可惜的是，文章有許多的不完善處，可能因為行文太匆促。第一點是參考過去相關的資料太少，例如周明德所寫的澎湖之役一文，以及其他討論姚啟聖和施琅不同攻略的資料；且為何未引用施琅的奏章、《靖海紀事》？顯見不周延之處。另外，題目太大而失焦，使得結構有些鬆散，不如探討其海攻路線，做一深入的分析。其他仍有一些小問題：

- 1.文章開頭花費太多篇幅指出聯合報上一文的缺失，我認為如此不甚妥當。
- 2.第2頁提到希望以此文還原歷史真相，似乎說得太泛了，應把焦點放在明鄭澎湖之役。
- 3.關於引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的書刊，只需寫出文叢XX種，或把其原版年代寫出，免得讀者誤會。第5頁又把施琅領清軍攻澎的問題簡化，提到其長子之死而未提鄭成功的殺親之仇。其實施琅攻台仍有許多複雜的因素，與姚啟聖的關係、個人私利…

等，以他在台灣收購了許多田產納為已有的行為可猜測得知。

4.第8,9頁有一矛盾之處：7月10日先鋒游擊藍理已被擒，為何之後又領軍參與決戰？

總之，此文的三大問題是應參考前人之作、縮小討論問題、將原始資料擴大。

黃富三評論許毓良之“1940~1960年代國民政府軍事反攻下之澎湖”

我對此文的題材其實不熟悉，所以只能從方法上來分析。

- 1.我認為本文的題目應改為“1949~1960…”，因為是說國民政府的情形，焦點應該清楚些。
- 2.文章的章節段落分法是以十年為一期，但似乎太過決斷，不符合歷史原則。我認為本文討論的時間區段較短，應該用事件來做分期。
- 3.本文的圖表很多，但文字說明太少，圖片應與正文互相參照做解釋。
- 4.論述方式太過流水帳，冗長而缺乏重點。應先將史料消化後，在文中給予小標題，再做邏輯性的分析。
- 5.作者對歷史背景給予的資料不足。如國民政府退入台灣後面臨的國際情勢、美方政策，這對當時的台灣都是強有力的影響。因為當時台灣面臨的實是“反攻大陸無望”的情勢，對這點應再多加陳述和分析。
- 6.談到政府在澎湖的軍事建設，似乎不該忽略金門、馬祖的狀況，因為當時政府的軍事重心實放在金馬。
- 7.建議作者引用一些黨政資料作參考，補充當時中美之間的關係和互動。

開放討論：

- 1.張詠捷：澎湖將軍島上有間「將軍廟」，據說奉祀的「李府將軍」是鄭成功軍隊中的先鋒，不知道這個信仰說法是否能在歷史文獻中得到印證？
- 2.賴福順：葉先生的題目名為“1683鄭清澎湖之役”，此題目有待商榷。查鄭氏政權、明鄭是政府給予的稱呼，而非其原來稱呼；其原來稱呼是「東寧國」。所以題目不妨考慮改為「東清之役」，這也是尊重卑屈政權、還原歷史真相的較好作法。第二個問題，是結論未免太悲觀：「即使鄭氏不落敗，在下一次戰役仍有戰敗的可能。」歷史原在探索過去，不在預測未來，因未來極難料，而歷史研究者應不做此推測。
- 3.克禮：我的問題主要有三點：首先，為何清廷會選擇施琅去領兵攻打台灣的鄭氏？除

了施琅義子等被殺而獲清廷信任外，有無其他的原因？其次，關於施琅上疏強調姚啟聖不諳水性，請問除此文獻外，有無其他的資料能證明此點？最後，文章提及施琅第一次進攻澎湖失敗，請問原因為何？

4.高啟進：葉先生一文的「清初澎湖海疆圖」有誤：桶盤嶼的位置應和四角嶼對調；水垵的位置應在網垵（望安），非在虎井嶼上。

葉振輝回答：此篇文章的成文的確很匆促，所以有不少錯誤。關於將軍澳的將軍廟，其神明的淵源應可在文獻中找出。而「鄭清之役」此題目，用「東寧陵國」此名的建議是滿有創意的；而我的結論其實並不悲觀，反而是樂觀的。我認為清廷會派施琅去攻打台灣，主要還是因為姚啟聖的推薦，但關於姚啟聖是否真的不諳水性在文獻上很難查得。另外，地圖上的錯誤確實是有。

許毓良回答：關於我的題目上用的年代是待斟酌的。因為考慮當初澎湖許多的軍事建設是以日治時期的軍事基地為基礎，故用1940此年代。我從檔案資料中發現，國軍的建設計畫似乎恰巧皆以十年為一週期，於是我也以十年做一個分期來寫此文。至於文中圖未隨文走的情形，是因為所用的圖片都縮小很多；我想這個技術問題未來應能解決。寫就這篇論文，我主要是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館所藏的檔案資料；至於未能提供其他資料，諸如金馬地區的資料，其原因是目前許多的軍事檔案資料還未解密，造成檢閱上的困難。

第七場 主持人：梁華璜

許雪姬評論顏尚文之“日治時期澎湖移民與嘉義市「小澎湖」聚落的形成”

從研究澎湖移民的方法論來探討此文。過去我做瓦硯的研究，多使用各姓族譜，因為該地外移的情形多，所以族譜上對於各世代族人的遷移地點都有清楚記載。但這篇文章顏教授使用的是相反的方式，從已知有移民的「小澎湖」聚落，再去查閱戶籍上的記錄，如此也需注意台灣的戶籍資料。談到為何嘉義會有澎湖的移民，作者多以拉力來解釋，卻將推力解釋以一般因素，如人口多、貧窮…等；但我認為應有許多關鍵的或個人因素，應再多解釋。過去我在高雄做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發現死難者中有1/3是澎湖人，而且其中多數是擔任苦力，且發現有一地稱為「澎湖社」；所以建議作者在這研究的基礎上，應該深入瞭解台灣其他有「澎湖」此名的地名，再切入做嘉義

此地的研究會更有意義。另外，可考慮在文中做移民時段的分期，是否因在澎湖有許多重要的影響因素？如在1937年，澎湖馬公商港關閉，這也可能是因素之一。其他的問題是，文中未提到移民如何和「出稼」區分，後者是遷出但並未真正完成戶籍的遷移，不少人是處在來去不定的狀態。最後，「小澎湖」這個聚落的移民在嘉義移民群中扮演何種角色？移入嘉義的澎湖人在嘉義的職業和居住區域的比例、分佈又為何？可由此來探索「小澎湖」的歷史文化特色。

梁華璜評論許雪姬之“日治時期瓦硯籍的醫生”

因為和此文的題目牽涉的文獻資料極少，所以作者寫成多用口述和田野資料，此精神很讓人感佩。我過去也曾看過許女士的文章〈日治時期赴華南發展的高雄人〉，此文對海外醫生的流動性也有提出基礎的認識。文中提到瓦硯村的總人口不到六百人，醫生約有二十五人，似乎意指這是一個很高的比例，所以我建議能對澎湖其他村莊的醫生比例再做研究。過去我曾做過廈門的台灣移民的研究，四百多人中有三十六人為醫生，比例也算是很高，其後組成的「台灣義勇隊」中也有不少人是醫生，並在當地開有「台灣醫院」。我由許雪姬女士文中所提，想到當時有些人可能是在台灣無法開業的限地醫，或是連限地醫執照都沒有的。另外，我也發現多數的醫生離開後都未再回到澎湖開業，只有一個人—呂耀堂；即使連戴成此人，以澎湖缺乏醫者而考入總督府醫學校，後來也未回到澎湖開業，這也是滿諷刺的。

關於這篇文章我主要有幾個問題：

- 1.日治時期許多醫生有參與反日民族運動，澎湖此地似只有吳秋微，其原因為何？
- 2.第12頁提到戴耀閭曾在香港博愛醫院任職，不知道此所博愛醫院是否為台灣總督府辦的博愛會的醫院？當時博愛會也在廈門、福州、廣東、汕頭辦了四所醫院？是否香港這所是後期設置的？
- 3.從村史的觀點，瓦硯籍的這些醫師會給予其何種定位？
- 4.第3頁註釋23提到「栽」，是澎湖特殊的計量土地的單位，一栽等於三尺。是長度還是面積？要再解釋。
- 5.作者提及瓦硯亦是一個重要的農業區，村中有70% 的人務農，是否應在記錄村史中給予其重要的位置。

開放討論：

- 1.高啟進：請問顏先生一文的表一中寫到的「世帶主」是何意？又，「栽」在澎湖指的是作物的單位，一千栽約是83坪的種地。
- 2.許玉河：一栽三尺是錯的，伊能嘉矩在台灣文化志中有提過「栽」的單位。又，請問許老師，您提到瓦硯醫生多的三個因素：港口、衛生醫療不佳和傳教士醫療傳教；我認為衛生不佳是全澎湖皆有的情形，醫療傳教應是主要的因素。而吳學明先生在府城教會公報中也證明了這個觀點。第二，瓦硯醫生世家的形成是由於血緣的力量，而同村人互相的扶助又屬地緣因素；尹建中先生認為澎湖人的宗族組織不盛行，在外地的反多形成同鄉會，您認為此看法是否值得商榷？最後，請教您認為在做村莊史時，各個村莊應該如何做比較？
- 3.劉翠溶：顏文的表一和表三最好合併。只要在表一加一職業欄，如此可以避免兩個表56人的編號不同，造成混亂。而且把職業與戶口人數配合起來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瞭解為何會有一戶人數三十幾人的情形。
- 4.呂文雄：請問顏文第2頁，澎湖設巡檢司是元順帝至元年間(1335-1340)或者是元世祖至元18年(1281)？又，明洪武21年(1388)墟澎，年代是否有問題？
- 5.施添福：顏文第17頁提到的潘姓招婿來自於台東廳加走灣區，而此地即是現在的台東長濱，其地許多居民是於光緒末年由鳳山搬至台東，於加走灣港口上岸，是原就是鳳山八社的平埔族。可見當時從台東到嘉義必有海上航線。第二點，我認為「小澎湖」不是正式地名，所以題目應改成“「竹圍仔」中的「小澎湖」聚落”。至於許文第3頁，日治時期的瓦硯標題下的內容有一些錯誤：明治29年，廳以下設支廳，明治30年設辦務署；所以第二行要改成澳務署，明治31年辦務署廢而改設出張所，明治34年才設支廳，且直到大正9年都未廢，只是在其下又設“區”，全名為“街庄社長”。

顏尚文回答：之後我會注意其他關於澎湖的地名，以及移民推力，還有移民在嘉義市的地理分佈，這些問題都是待處理的。「世帶主」就是戶主的意思，是不同時期的稱法；此解答也是向施添福教授請教得知的。另外，關於「竹圍仔」此名，它是清代即有的地名，而「小澎湖」約在1920年才形成，但這個地方離「小澎湖」還有0.6公里以上，是兩個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認為稱呼方面應再商榷。

許雪姬回答：文章中有不少錯誤疏漏，謝謝大家指正。談到瓦硯為何出現較多的

醫生，這原因必須等其他村莊做過相似的研究後，才能真正得到解釋。所以我也向顏教授提過，希望後寮也能做個調查，將同時期不同的村莊互相做比較，將能解開這個疑惑。瓦硿醫生開業之處最遠有在彰化縣，其他多在台灣的台南、嘉義、高雄，限地醫則是在鄉間，限地也限年。至於尹建中先生的研究，我認為僅以此文並不足以推翻他的理論架構。至於瓦硿其他從農人口的研究需要回到當地從事，目前對我來說較不可能。

綜合座談：

胡中鎧局長：經過三天的研習，現已接近尾聲，大家似乎都歸心似箭。這次活動可說是試辦性質，總計有十九篇論文，三場專題演講。我相信工作人員在會議過程中都已盡心盡力，但仍有許多不周全之處，待明年若經費許可再舉辦之時，這些意見都會做為參考。這次安排的議程或許有些緊湊，好像有不少來賓沒有時間完全表達意見，這點在未來我們會參酌修正。接下來每人有三分鐘發表心得或意見，希望能寫於發言條上，以利我們做問題的彙整。

呂英輝：我有幾點建議，一是希望下次辦研討會前應早做準備或可訂定徵件辦法，才不至於匆忙間造成疏失和時間不足的遺憾，同時也給予本地文史工作者有機會發表。二是關於第一賓館、廢校、廢營區等閒置空間的利用，建議能從學校、文化藝術來提升澎湖的形象與建設，以替代賭場的設置。

回答：若是經費許可，下次會考慮辦第二屆的研討會，只是會前的行政工作的聯繫多有困難。至於閒置空間的問題，明年文建會有個空間再利用的計畫，我們也正在努力中，只是涉及到有些產權屬於軍方，問題還待克服。

呂文雄：本人有許多的感謝，首先感謝文化局辦理這次的「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再者要感謝許多的學者專家能到澎湖來共襄盛舉，帶給澎湖文化學術的提升。在此有兩個建議：一是希望此次發表的論文能彙集成「澎湖學」的專書，並能分送每位參與會議的成員。二是建議下次類似的學術研討會能將時間加長，讓每個人能有充裕的時間來好好暢談。

回答：這些建議都會考慮。

林麟祥：澎湖比台灣更早開發，所以常有國外學者寫信詢問一些資料，但常無法解答。如有個問題是，西元1602年雷爾森的三艘船是否是停在竹篙灣、大倉附近？我以為澎湖相關的資料多散佚各地，建議文化局能編個書籍目錄，將各個題材做分類：如宗教、藝術…等，使其他學者尋找資料更方便。

曹永和：剛剛提到的三艘船應是沈有容於西元1604所帶領的，而雷爾森則帶了十二艘荷蘭船。澳門和馬公此名皆源於「娘媽宮」。又，我覺得一般研討會多以三天為原則；若是舉辦研習營的話，則時間長短可以比較彈性。

劉翠溶：很感謝文化局辦理這次的研討會，安排都讓人覺得賓至如歸，課程也很緊湊。若下次有機會再辦的話，可考慮減少論文，讓每篇文章都得到充分的討論，或訂個較明確的討論主題。

張詠捷：這次發表的論文中都有不少錯誤，希望論文集在最後印製前會校稿，以減低錯誤到最少。

吳永猛：希望大家會後若還有意見，可以用書面的方式提供給大會和論文發表者參考。另外，研討會的訊息應該廣為傳播，希望下次會議時參與的聽眾會更多。有關田野與詮釋之互動應各盡責任。早上有一文章提到「動土」，其中所用的「斗燈」，四方代表地、陽傘代表天，是地方天圓之結構。本地對其之解釋為信物與諧言，意為「合家平靜」。

葉振輝：下次舉辦研討會，如果能考慮在寒暑假期間，可能會有更多本地中小學教師可以與會。

賴福順：我認為大會舉辦得相當成功、精彩，十九篇文章可說是篇篇都有獨特的見解，尤其是許願卡的設計，非常好。一個意見就是以後文章字數應以一萬字為原則，而非以一萬字為限。最後有一個感想，這次研討會的報告人有外地的、在地的，有強龍，有地頭蛇，都相得益彰、相互輝映，也使我看到了未來澎湖研究的新希望。

李奕民：主辦單位應對外地的學員接送。我認為辦五天的研討會是可行的，可以讓聽眾分段參加。另外，這次會議的音控好像有些問題。

林孟輝：這次有幾篇論文皆牽涉到戰役、軍事史，文化局下次是否也可考慮邀請軍事院校的學者，或是對軍事戰役有研究的學者共同參與？

林長興：所謂“澎湖研究”希望能定位其研究範圍。是否只限於過去的歷史、人文史地，或是自然生態（含過去和現代）亦可一樣併入研討？

姓名：李奕民，所屬單位：瓦寮民藝文史工作室

內容：

- (1)對外地學員接送能改進。
- (2)研習期間，可跨越周休二日，可讓更多學員報名。
- (3)音響、麥克風音量有時非常不順，可以手動控制調整。
- (4)謝謝主辦單位的辛苦協助。

姓名：林麟祥，所屬單位：澎湖第一街振興協會理事長

內容：

以澎湖地與幸湖人為主「由近至遠」重新整理建立中性面確實的基本文獻，籌設“澎湖學研究中心”永續經營地方真實文史。建立「澎湖學目錄索引」網路、廣泛服務。

- 1.1990年曾出版的廳縣志，以及部份文獻，多為外來者著作。或為迎合歌頌出資統治者政績，或國仇目宿怨難免有所偏頗與隱瞞部份（接收及戒嚴軍法時代）珍貴史實（例如：山東子等學校慘案真象……）
- 2.日據（1895～1945）五十年對澎湖蛻變進化影響取多，但因後來統治者仇目宿怨作崇，在此次研討會也成為“嚴重斷層”，貽笑中外，盼笑中外，深盼加速重建真實檔案。
- 3.先由現代1945～2000年中華民國統治時化，再推至日據五十年，這百餘年識字者漸多，史料紀錄較多，聿文化局籌組整治小組（必要時帶動當地海事技院、馬中、水產師生參與）由新聞什誌文獻等（例如：(1)日據新聞、官方澎湖事情年鑑、民澎湖島大觀各年代地圖、街圖、照片(2)光復後建國日報、澎湖時報、各大報澎湖建設、路與橋、砵砧石什誌……等等）就有關澎湖地與澎湖人資料，分門別類（例如：地理、人物、文史、產業……等等）抽土整理，再聘請專家學者與地方耆老文史工作者期石篩選真實史料（亦可分等級）建立基本檔案與「目錄索引」網路發揚光大，讓有志研究者容易取得澎湖學研究資料！以匡正史實。

姓名：林麟祥，所屬單位：澎湖第一街振興協會理事長

內容：

對於縣志大膽假設部份，應集思廣益小心求認，不要迷信統治者主觀記述，以正澎湖史實。並將與澎湖進化有關之周圍農林漁牧研究彙整。

- 1.現陽明、朝陽兩里自多年來都叫“紅毛城”，但迄未見確實城跡。日據稱“紅木埕”是否拼錯字？或另有其固；但其四周圍地名均仍沿用未變。（回應曹永和院士）
- 2.依據陳有明漢儒口述；荷蘭佔澎期間，兵營簡陋，軍糧時常遭竊，乃自南洋及本國引龍舌蘭、仙人掌、三腳釘……等有刺耐旱植物圍植軍營自保而落根澎湖。連縣花天人菊、銀合歡、田螺都是舶來品，其他尚有蕃仔（火、油、豆、薑、鞋……）荷蘭豆、蕃薯、蕃麥、蕃花……大右土豆……等，還有許多農產花木，家富家禽之來龍去脈，都比唐朝施肩吾進士舉家澎神話，與澎湖進化來得實和密，切很值得研究。
- 3.僅依據晉江縣志：在元朝至元18年（1281）設澎湖巡檢司，然請書從此任巡檢。究道何月何日派何人、坐何船在澎湖登陸，在何地設官衙，有多少官員兵隊，辦那些事均附如，猶如天方夜譚封神榜神話。（較之馬哥孛羅在1295年由泉州港松船經馬六甲土印度洋登波斯均有詳細記錄），仍請文化局下次赴大陸時一併詳加考證。
- 4.又每節討論都以“時間關係”限制學員三名各發費一分鐘很不合理，今後或酌減論文或組數，以充實研究內容！

姓名：高芷芸，所屬單位：西嶼國中

內容：

9/5—請問陳信雄教授：(1)對於「澎湖移民歷史」與「媽祖信仰發展、遷移」兩者，教授以「高度時間上的巧合」作解，是否可提出更多證據證實此論點，使「巧石」或為「吻合」。

(2)既然論文名為由「信仰角度“透視”澎湖歷史」在內容篇幅安排上，是否加強第三部分，除了「事實陳述」外，多加說明信仰的影響及原因。

9/6—是否可依教授「建築與空間」研究的專長，對於論文中「中藥房空間組織」的利用與形成原因，作更深入的說明。

姓名：張詠捷，所屬單位：河溪文化工作室

內容：

論文報告在印製前是否再請專家學者做最後一次校正，使錯誤降到最低。